

## 黔中地方

## 百姓记事

# 安顺文庙里的名宦乡贤(三十一)

■张厚林



陈孝彰像



黄国权先生像

## 体操名将陈孝彰事略

陈孝彰(1934—1989年),女子体操运动员、教练员,安顺人。

孝彰少时,聪敏勤学,自三一小学启蒙,又入立达中学就读。1951年,朝鲜战事正酣,孝彰有报国志,遂放弃学业应征入伍,先到四川铜梁炮兵学院学习,因其身体条件出众,1952年选送西南军区战斗体工队培训,自此与体育结缘。

训练中,孝彰异常刻苦,加之体质优异,身体韧性、平衡力均极为优秀,从众多入选队员中脱颖而出,1953年进入八一队。同年11月17日,中国女子体操队在天津市重庆道100号正式成立,孝彰与温小铁、蓝亚兰、罗秀霞等成为首批队员。

1953年全国体操锦标赛获女子全能亚军、女子双杠冠军。1954年至1956年蝉联三届全国体操锦标赛全能冠军。此为孝彰运动员生涯最高峰。

孝彰成名,报刊电台常有报道,安顺小城无人不知。1959年,阔别故乡八年,始有归乡省亲机会,市民争睹其风采,县、市政府均热烈款待,谓为吃“转转饭”。载誉而归,乡人亦引为傲。然身许国家,以后近三十年时间内,仅因带队赴昆明参赛或集训时有两次途中至家与家人小聚,实为憾事。

孝彰成家,夫君为足坛名将曾雪麟,曾雪麟1984年任国足主教练,带队

问鼎亚洲杯。

退役后,孝彰1960年起曾多次担任中国队参加亚洲大型国际比赛和世界杯、锦标、奥运会“三大赛”等的中国女队教练、中国队领队、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等重要职务。其执教女子体操队,成绩不俗,60年代培养出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四块金牌获得者王维俭;70年代末培养出亚洲女子全能冠军何秀敏;带领女子体操队获第二十届世界体操锦标赛(1979年)女子团体第四名,马艳红获高低杠冠军,成为女子世界冠军第一人;获第二十一届世界体操锦标赛(1981年)女子团体第二名。

1984年,孝彰作为中国体操队领队带队参加第24届奥运会,此次参赛,是时隔二十八年大陆首次参赛,体操队取得骄人战绩,斩获金牌5块,银牌4块,铜牌2块。李宁更是一举夺得三金两银一铜,接近中国代表团奖牌总数的五分之一,成为该届奥运会中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,延续着“体操王子”的神话。

1979年后,孝彰先后担任国家体操协会教练委员会副主任、亚洲女子体操技术委员会秘书、国家体委训练处副处长、训练局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等职,被誉为我国“体操之母”。1973年与人合著有《竞技体操115个动作》一书,对体操普及贡献良多。

1989年,孝彰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去世,时年55岁。

## 黄国权传略

黄国权(1908—1968年),字执中,安顺九溪村人。幼时在九溪读私塾,其父与伯父在安顺西街共同经营纱布商号,后随父入城,于张文屏处就读。少时聪颖,成绩优异,同学刘汉珍、张伯时等人褒称为“小百灵”。

民国十九年(1930年),国权赴北平考入朝阳大学经济系。求学期间,返乡结婚,后又因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停学返黔暂住,不久再赴北平,完成学业。

国权在北平,藉堂兄黄国桢结识

中共地下党员陈曾固。国桢为国民党党员,1940年起担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达九年之久,曾固系安顺大山村人,中共地下党员,1949年后曾担任省委副书记。国桢与曾固虽政治立场不同,但救国之心相仿,私交甚笃。国权在二人之间,常担联络通讯之事。国权与曾固相交,受其影响,倾向于共产党之主张。

1935年,国权毕业回乡,次年即受聘担任安中(今安顺一中)校长,任期一届,1940年期满,未连任,转仕途,任江口县县长,仅半年即辞归。至1947年,国权再度担任安中校长,直到1957年调贵阳工作方止。

在安中期间,大力推进新式教育,革陈布新,聘贤揽才,文理并进,教学相长,为安中发展立下新功。尤其推广新式体育课,一改历年每周由退伍军人上两三小时的军训状况,使体育成为常态,培养学生体育尖子以带动师生,很受欢迎。成立“学生自治会”,时常征求教师和高班学生干部意见,民主治校,让师生参与管理学校,安中一时师生融洽,学风甚佳。又能包容,有延请黄齐生先生到校演讲去延安见闻事。

国权为人,严谨低调,于学生关怀有加,今安顺蜡染名宿洪福远先生尚感激当年在安中就学,为打报考艺校的证明到校家中相扰,校长放弃午休,热情接待之事。

国权当县长,虽清廉不取一文,书生意气,不容当时,辞职返乡,路费不着,不得已向友人借贷。

1949年底,安顺政权更替,时黄国桢避于织金珠藏,国权受陈曾固所托,赴织金劝国桢回安投诚。未料国桢劫数难逃,被处极刑,此事乡人多有诟病于国权者。殊不知便是曾固亦几乎不能免,哪能践其承诺不杀之言?1979年国桢平反,证当年冤杀而已。

国权先后担任省、地、县人民代表,政协委员,曾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职,1968年,殁于“文革”初期。

(待续)



陈孝彰进行体操比赛的情景



## 母亲的长发

■熊燕

“给我在网上选购一款好看的假发吧。”

母亲说这话的时候,短发在风中吹得凌乱。

自我懂事起,母亲就喜欢披一头漂亮的长发迎风而立。母亲的长发很软很柔。解散开来,如瀑布般迷人。

母亲很爱惜自己的头发,三天一洗,雷打不动,洗完头发的母亲会坐在阳光里,一边晒她的长发,一边梳理我的乱发。母亲总说,头发是女人的一张脸,一定要好好爱惜。

母亲一生只剪过三次头发,第一次是在她15岁的时候,外婆牙痛病发作,无法咽食。母亲经多方打听,得到一个用棕树兜炖瘦肉的秘方。棕树兜好寻,屋前就有。可瘦肉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,珍贵如黄金,除了过年时能见到一星半点,平时根本吃不到。母亲苦思冥想,能想的法子都想遍了,可依旧无法在一贫如洗的家中变幻出买肉的钱来。一次母亲陪伴上供销社,供销社的负责人对着母亲齐脚跟的长发再三赞叹,并表示愿意出一元钱购买。一元钱,在那个时候,可以买三斤肉,母亲欣喜若狂。

母亲第二次剪头发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那年,新房刚建,父亲却又生病住院,外债将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可是,不懂事的我,偏偏迷上了看书,家中没钱买书,我就另辟蹊径,帮同学做作业。做一本作业看一本书。可尽管这样,同学的书也不多,无法满足我的欲望。后来,有一次学校来了书商,满满一屋子的书,透着浓浓的墨香,我看了一本《中国古代神话故事》,又看中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特别是这字典,可以解去我看书时的疑惑。从放学到书商收摊,我一直站在那里,像一个贪婪的孩子,目光馋,脚步移不开。回到家后还恋恋不忘,嘴中一直嘀咕。母亲看着我,没有说话。次日上第二节课的时候,母亲出现在教室窗口,鼻尖渗出了细细汗珠。母亲说:“他们没走吧?没耽搁你买书吧!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,用手下意识地去摸自己胸前的长辫。然而,哪里还有长辫。母亲一怔,然后,将手放在头顶,缓缓地一直摸到空荡荡的脑后勺。

母亲第三次剪头发是这次心脏手术的时候。快六十岁的母亲发质依旧如丝般润滑。有一份静美,有一份优雅。手术前,一向节俭的母亲特意跑到理发店,用最好的洗发水,将长发洗净,吹干。在旁人的赞叹声里,望着镜中身后的理发师,母亲轻声说:剪了吧。这次剪掉的长发母亲没有卖掉,用一块素布细细包裹,交给我,说:如果手术不成功,你将它放在我身边。我泪如雨下,说:可以不剪的。母亲笑:如果手术成功,你照顾我时,它便成了累赘。

此时,我仿佛又看见母亲飘逸着一头齐腰的长发,站在阳光里,有几分安静,有几分柔美。

我想,我应该为母亲多选几款长发。